

金庸武侠精彩人物系列

下

风流老顽童

金庸著



东52A-1

44568

7L

13

风流老顽童

令狐庸 著

(下)

延 边 人 民 出 版 社

责任编辑:赵东寅

封面设计:羽 丰

风流老顽童(上、中、下)

令狐庸 著

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

吉林市天虹彩印厂印刷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 32 开本 25.5 印张 插页:24

540 千字

1992 年 11 月第 1 版

1995 年 8 月第 3 次印刷

ISBN 7-80599-874-8/I·234

印数:46200—53200 册

定价:22.80 元



周伯通和长眉老人随在思忘身后转身欲行，不料猛然听得衣裾带风之声，那张三丰展开了梯云纵轻功，又已拦在了思忘身前



只见老顽童弓腰挺起屁股，双足用力一蹬，便将那致虚子撞了出去，口中说道：“这一招便是‘逍遥屁股’！”郭襄在一旁咯咯笑个不停



但见老顽童双手拉着一块巨大无匹的布挥舞着，站在齐腰深的潭水中，他的身边站着四个俏丽女子



老顽童惊喜万分地叫道：“好徒儿，乖徒儿，好一招‘无中之有’！”说话间跳到了熊品牙的头颅之旁，向那头颅踢了一脚

第二十一章

张三丰义护少林

圣主吃惊地看着思忘，这已然是他们的第二次对掌。强弱虽然不明，但圣主已然觉得这个形貌怪异的阴阳人内力强劲之极。这第二次的对掌圣主已然使出了九成力道，只想着要将思忘一掌击入火圈之中，却不料被思忘回身匆匆忙忙地一掌就敌住了，而且自己竟自退了一步，比较而言，倒是思忘的功力略略地强出了一筹了。

其实思忘刚才与圣主对了这一掌，几乎已尽了全力，最后却只是使得圣主退了一步，自己却被圣主的那一掌震得胸间气血翻涌，半晌气脉受阻。

好在那圣主看来在这一掌之下也甚是难受，退了一步之后，随之浑身抖了一下，接着屏息调起了呼吸。

思忘趁圣主调息的时机，也调了几口呼吸，待觉得呼吸顺畅了，挥右掌又向那圣主攻了过去。他心下甚是担忧，害怕周伯通和长眉老人也是与黄药师一般的被困在火圈之中，最后力竭，终至难逃一死。

他想快点打败圣主，好去解救老顽童与长眉老人，因此不待自己呼吸完全顺畅就一掌向圣主拍了过去，只想着趁圣主调息之际一掌将他毙了，然后回身去救两位老人。

没料到手掌才刚刚拍出，内力尚自没有吐出去，猛地里左

右两边两股巨大的掌力同时攻到。

思忘急忙手掌一翻，将拍向正面的右掌向右面的掌力迎去，同时使出分心二用之术左掌亦同时拍出去。但听得四股掌力相交，发出同一声巨大无比震人心魄的响声，右面那个袭来的黑人被平平地击得飞了出去，摔在二十丈外的一块山石之上，立时便不动了，左面那个黑人则被他一掌震得向火圈中飞出去，撞在两个青衣人身上，三个人同时摔入了火圈。

那黑人显然在摔入火圈之前就已被思忘惊世骇俗的掌力震死了，摔入火圈之中再也没有动。

两个青衣人则是被那黑人撞入火圈的，身上并没有受到致命的伤害，因此一入火圈之后便即跃了起来。但他们两人浑身上下都已燃了起来。从火圈之中窜出来之时身上尚自只是青衣被燃着了。待跑出几步之后，背后背着皮袋轰的一声冒出一股浓烟，把两人立时变成了两个高大无比的火人，飞快地在草地山石之间跑着，那情景真是骇人已极。

那三个站在石旁观望的女子都已被骇得呆住了，竟自忘了去观看思忘与圣主那凶险万分的激斗，直把眼盯在那两个怪异恐怖的火人身上。

那两个火人直跑出了三十余丈，终于扑地摔倒，在地上滚了几滚便即不动了，身上的火仍自熊熊地燃着。

思忘震飞两个黑人，立即双掌一并，向圣主击了出去。

一股排山倒海的掌力立即发出一种怪异的响声，向圣主涌了过去，这是一种空气被重物撕破的响声，刺耳之极，让人一听之下，心都悬了起来。

眼看那圣主就要被思忘惊世骇俗的掌力震死，蓦然之间，那圣主双目齐张，青光迸射，两掌一并，亦是当胸推了出来，但听得波的一声，与思忘的掌力胶在了一起。

思忘正自奇怪，何以如此巨大的掌力相撞，竟然一点声息也没有，猛然之间，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传了出来，立即沙飞石走，草木横飞，火圈被这两股巨大的内力一击，立即熄灭了一大片，但随即又燃了起来。

虽只是瞬息之间，思忘已然看得明白，那两个老人在火圈之中已然热得大汗淋漓，正自张惶失措地奋力用双掌扑着火。火圈合拢之后，两个老人又被火墙隔住了视线。

思忘见两个老人无恙，心下稍安，转回目光之时，眼前地上被两人掌力震出了丈许深的一个大坑，方圆竟达两丈。

圣主第三次与思忘对掌，仍是平分秋色，禁不住心下对他暗生惧意。觉得他如此年轻气盛，这般的与之比拚内力，久战必非其敌。竟然飞身纵跃而起，向思忘伸指攻到。

思忘见圣主指尖上哧哧地响着，点向自己胸前膺中大穴，知道这招之中蕴藏着无穷的后招变化，倘若自己闪向任何一个方向，都必将面临更凶险的处境，当下伸指一弹，指尖上亦是哧地一响，一股内力从左手指尖上激射而出，撞向那圣主点过来的右手食指上，但听得刺耳的“铮”的一声，如同两柄利剑剑尖撞到了一起，思忘被这一响声震得也是胸中一荡。

火圈外的青衣人有两人被这一响声震得摔倒在地，慌慌张张地爬起来，瞪眼看着相斗的圣主和思忘，不明白为何两人手中没拿任何兵刃却发出了这般怪异的声响。

圣主和思忘交换了一指之后，知道遇到了不世强敌，猛然之间清啸连连，向思忘连续拍出了八掌，这八掌如同在瞬息之间同时拍出的一般，刹时之间笼罩了思忘所在的八个方位。无论思忘躲开哪面拍来的一掌，势必会在身上其它部位中掌。

思忘蓦然之间但见漫天掌影八方罩了下来，知道已然退无可退，只得奋起神力，也于瞬息之间拍出了八掌，向那拍来的

八个方向迎了上去。

圣主的这一招掌法唤作“八方风雨”，若是寻常江湖英雄好汉见了，定然束手待毙，因为没有谁的內力和速度会快到这种程度，在“八方风雨”的掌力压力之下同时拍出八掌以应敌招八方风雨。

圣主虽在心中暗惊，但掌出之后仍然全力拍了出去，但听得轰然一声巨响，两人身旁的巨树被两人的掌风竟然震得断了，向那熊熊燃烧的火圈之中倒了下去，思忘却轻哼了一声向旁边纵了开去。

圣主轻轻地冷笑出声。

思忘的额上滚下了黄豆大的汗珠，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，落到地上，发出滋滋的响声。

他已然受了内伤。

他万万没有料到圣主的这招八方风雨竟然只是诈招，名字和掌法虽与八方风雨并无二致，但內力使用上却大不相同。平时武功高手所使的八方风雨确确实实是八掌同出，每掌均具极大的內力，用来对付比自己武功低微之人，常常在一招之间即令对手立毙掌下，无所逃避。但圣主的这招八方风雨，其实有七招是没有內力的虚招，他把全部內力都用在了正面拍出的的一掌上，由于內力并非平均分配，这当胸正面击出的一掌实际上相当于他使出了十二分的內力，这实在是冒险一击，孤注一掷的打法。

思忘于匆忙之间没能辨出圣主的这招八方风雨是虚是实，竟然对之信以为真，把十成的內力使了出来。但一旦平均分配到每一掌上，则每掌的內力其实使出了不到五成，其实七掌无疑是没有目的的向空虚发，故尔将身旁的两株巨树登时击得倒了，而当胸的那一掌却是只以五成內力来应付圣主的拚命一击，

终至受了极重的内伤。

圣主见思忘已然受伤，冷笑两声，又是挥掌拍了过来。

思忘咬牙忍住胸间气血翻涌，仍是抬手迎了上去，但内力无论如何也是提不起来。

蓦然之间，空中一声清啸，两条人影四掌齐出，凌空下击。那圣主眼看着就要将眼前的不世强敌毙于掌底，见空中袭来两股凌厉之极的掌力，虽是觉得万分遗憾，却也不能不先求保住自己性命。当下圣主向前略一错步，将向思忘击出的一掌顺势迎向空中击来的两股掌力，但听得又是一声巨响，圣主身子晃了几晃，向后登登登地退了三步。抬眼看那两人时，却原来是一直被困在火圈中的长眉老人和老顽童周伯通。

圣主一见，愣了一愣，回头向那火圈看去，见那火圈仍在燃着，青衣人守在周围，那两株大树倒在了火圈之中，已被烧着了，火焰顺着树干，正向树林中爬过来。圣主见了，仍是奇怪怎么这两个老头子居然能从火圈之中逃出来。

他百思不得其解，长眉老人和周伯通已是联手攻了上来，一时之间漫天掌影，罡风激荡，两个老人都是动了真火，毫不留情地全力攻来。圣主只得奋力招架。

原来周伯通与长眉老人只因在思忘呼叫的时候没有跃将出来，被困在火圈之中，立时便见周围火墙高达四丈余，想无论如何也是跃不出去的了。脑中一时之间没了主意。见那火圈虽然高达四丈，却并没有将两人立身之处全都点燃，于是奋力催动两掌，只恐那火圈缩小了，燃到两人身上。

果然没过片刻那火圈竟然真个开始缩小了，两人立时觉得炽热异常，呼吸竟自也有些困难了。那长眉老人的两道长眉立时卷了起来，慌乱之间周伯通挥掌便向那腾腾的火焰拍了下去，立即有一大片火焰被他雄浑无比的掌力击得灭了。

两个老人一见，立时喜出望外，你一掌我一掌的，向那渐渐逼近身前的火焰拍下去，周围的火焰立即全都被两人的掌风击灭了，两人尚没喘过气来，心中正自喜滋滋地觉得求生有望，蓦然之间，那已被扑灭的火焰又腾地一声烧了起来。

顿时两人又是觉得炽热袭体，急忙又向那火焰拍下去，猛地里一声巨响，那火焰熄了大片，一瞬之间，两个老人看见那圣主正自与思忘恶斗，明白那火焰是被两人的内力震得熄了，脑中尚自没有完全明白，那火焰立时又烧了起来。

这下直把老顽童后悔得两脚乱跺，刚要把手背到身后去来回走几步，那火已是烧到了近前，只得挥掌又将那迫近来的火焰拍灭了一大片。

白眉老人亦是对自己没有能够抓住刚才那一次机会甚是懊悔。当下两人都是一样的心思，一面挥掌拍灭那逼到近前的火焰，一面提起精神，眼睛盯紧了圣主与思忘相斗的方向，等待着时机。

也是两人命不该绝，谷中此时无风，那火焰直是腾入高空。两人只要不让那火焰烧到近前，自是没有性命之忧，不似黄药师被困入火圈中的那时，火助风势，风助火威，直是把个神功超绝的黄药师累得力竭神疲，终至因此而亡。

终于机会来了，思忘迎向圣主的那一招八方风雨，虽然自己受了内伤，却击倒了两株参天的巨树，那巨树竟自倒入火圈，轰的一声，将大片的火焰压得熄了，两人哪敢稍留片刻，趁此间不容发的瞬间从火圈之中跃了出来，不待身形落地，凌空同时挥掌向圣主的头上拍落，身后的巨树却在两人跃出的刹那腾地一声已经烧了起来。

当下老顽童展开逍遥掌法，只把那些怪异之极的，从所未见的招式向圣主身上招呼，进退趋避，无处不是攻招，浑身上

下，处处可以打人，直把那圣主一时间弄得手忙脚乱。

长眉老人见圣主竟使出如此恶毒的火圈战术，将两人陷入其中，险险地化为灰烬，一张老脸气得直是抖动，长长的白眉被烈火烤得已然卷了起来，使他的一张本就愤怒骇人的脸孔更增了几分怪异。他两掌两尽皆吐出近两尺长的五色剑光，硬碰硬地从正面不住地向圣主发动攻击。

纵是圣主功力通神，在两个如此怪异的绝顶高手合斗之下也是险象环生，变得只有招架之力而无还手之功了。

思忘见长眉老人和周伯通脱出火圈，心下一宽，登时一口鲜血喷了出来，腿上一软，便即坐了下去。一口鲜血喷出之后，胸间烦恶之气顿时去了不少，稍一用功，又喷出了一口鲜血，听得身旁幽幽地叹了口气，知是有琴闻樱来到了身后。果然，一股她身上特有的香气随后飘了过来，让他觉得心下顿然一片开朗，正欲用功疗伤，却听到二十丈外传来周暮瑜与杨执的轻叱之声。

原来周暮瑜与杨执见到老顽童与长眉老人被困火圈，早就对那些青衣人恨入了骨髓，但由于担忧两个老人及思忘的安危，竟自忘了自己也是负有武功之人。直到长眉老人与周伯通战住了那个叫做圣主的绿袍青面老者，三个女子才跃入场中，将那些青衣人立时击倒了两名。

杨执和周暮瑜一见这些青衣人虽是用起火来恐怖骇人，动起手来却是这么不堪一击，当下更有了信心，挥掌杀入了青衣人群之内，立即将两名青衣人抛入了火圈。

有琴闻樱则已然发现思忘受了重伤，她一直全神贯注地把目光盯在他的身上，他受伤一节自也没能逃过她的眼睛。惟恐再生意外，她直接便来到思忘的身后保护着他，以防那些本领低微的青衣人趁他运功疗伤之际伤害到他。

杨执和周暮瑜正自杀得兴起，猛地里斜刺里奔过来两个黑人，尚自没到近前，掌风已然向两个女子攻到。

思忘听到杨执和周暮瑜的拚斗轻叱之声，抬头看去，已然看出两人远非那两个黑人的敌手，当下也顾不得自己已受内伤，从衣袖中摸出两枚小石子，放在拇指与食指之间，哧的一声弹了出去。

那两个黑人刚刚将两个女子圈入掌下，正欲伸手将两人擒获，却忽然之间双臂向前一伸，慢慢地扑地倒了，直把杨执和周暮瑜吓得半天回不过神来。

由于这一弹石运力，思忘又是喷出了一口鲜血，正欲再行闭目运功疗伤，却见那圣主终于在手忙脚乱之间被老顽童使了一招逍遥屁股，一旋撞在腰上。

那圣主在向前扑倒的一瞬间，猛地双掌向地上一拍，身子一借力，倒着纵了出去。老顽童和长眉老人本欲在他倒地时点他穴道将他擒获，却不料被他忽使怪招逃了开去。

老顽童和长眉老人反应过来，禁不住惊呼出声。那圣主在逃出去的同时只一跃，便跃到了两个女子上空，伸手向下抓落。

眼看他的手就要抓到杨执的肩上，蓦然之间，圣主觉得有一件极强的暗器袭到，他知道只要误得片刻就有性命之忧，他果断地改抓为拍，在杨执的肩上拍了一掌便直接逃了出去，头也不回地，便于片刻之间消失了踪影。

杨执低头看时，那暗器却是老顽童的一只鞋子。

思忘脸色惨白之极，因为适才他的伤使他没能将小石子弹将出去，多亏老顽童见机得快，否则只怕杨执现已被圣主抓走了。

老顽童哈哈大笑，好似一股怒气已然随着这只鞋子尽皆抛

给了那圣主，大笑过后，将另外一只鞋子也除了下来，一挥手向杨执抛了过去。

杨执见那只鞋子平平地向自己飞来，只道老顽童在这一场恶战之中几经生死，已然神志失常，将自己当做了敌人，大叫：“老顽童，你干甚么打我？”话没说完，那鞋子已然飞到了近前，杨执刚欲低头闪避，那鞋子忽然停在空中，猛地向下一扎，钻入了前一只鞋子之中，将那前一只鞋子带着向回平平地飞去，直飞到了老顽童面前三尺之处方始坠了下来。

老顽童见那鞋子尚差了两尺没有飞回到自己脚前，大是觉得脸上无光，正自没有办法下台，不知如何到前面将鞋子穿在脚上，长眉老人已自叫了起来道：“好你个老顽童，什么时候练得了这么一手高妙之极的暗器功夫，我卷眉老儿算服了你啦！”

不知何时，长眉老人也受了老顽童的影响，一改昔日百余年来养成的一板一眼的正经作风，变得说话也有活泼之气了。

老顽童于是哈哈笑着，故做不知的走上两步将鞋子穿上了道：“这叫做逍遥鞋法，与逍遥掌法逍遥旋法虽是不能并驾齐驱，稍逊半筹，稍逊那么一尺两尺，却也算是我老顽童的一项绝艺，等会儿你请我喝上两坛好酒，我来教你！”

思忘盘膝运功疗伤，猛然之间身上一震，觉得一股大力由背后命门穴向体内涌来，忙将那股内力导入胸前伤处，觉得那股内力与自己的内力如出一股，甚是相和，知道那定然是老顽童无疑的了。

又过了多半个时辰，思忘睁开眼来道：“杨姑娘，那圣主没有伤到了你罢？”

杨执脸上再也没有了先前的那般高傲，她轻轻地道：“多谢你记挂，我很好，他没有伤到我。”说完了向有琴闻樱看了一眼。

有琴闻樱道：“忘儿，你的伤重不重？”

思忘沉默了半晌，终于答道：“谢谢，我的伤不重！”

有琴闻樱听出他言语虽然装做极为客气，但语音却微微有些颤抖，显然是极力压制住内心的情感将这句话说完的。她的泪水止不住流了下来，道：“忘儿，我说过的，待你的伤好了，我就告诉你，现下那个魔头又伤了你，你还是先在谷中养好了伤罢，那时候再去少林寺也不迟……”

思忘已然站了起来，回头看了有琴闻樱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我的伤在心而不在体，在谷中是养不好的，只有在路上慢慢地养了。”

杨执道：“那么你就快去快回便了。有两位前辈助你，那少林寺便是龙潭虎穴也去得了，我——我们在这谷中等你回来。”

周暮瑜道：“爸爸，我要跟你到少林寺去！”

老顽童奇道：“咦，不是说得好好的，你们几个小姑娘在谷中吃桃子等我们，我们将那无色和尚贼厮鸟的头揪下来，就回来，怎地现在又要跟着我们？”

周暮瑜只是嘟着嘴不说话，非要跟着老顽童不可，老顽童只把眼盯着思忘。

杨执道：“那个大魔头不会回来的，他今天带来的十二个黑人一个也没有跟他逃走，他孤身一人，必不敢在中原久留，定然是回昆仑山去了，便是再要来时，少说也要两个月以后了，那时琴公子他们早就该回来啦。”

周暮瑜听了杨执的话便不再言语了。

思忘盯看了杨执一眼，眼中流露出嘲弄的意味，那意思是说：你不但能够猜透我的心思，连别的女子怎么想你也猜得到，当真了不起。

杨执见思忘眼神，已明白其中含义，撇了下嘴，没有再说